

多少龍興事，盡藏原檔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滿文原檔》的

命名、整理與出版經過

《滿文原檔》是現存最原始，最有系統、最詳盡、最珍貴的清太祖、太宗時期編年體史料長編，今年欣逢八十週年院慶，國立故宮博物院委託新臺灣書城國際有限公司將這部舉世唯一的存世孤本出版。

壹、命名

滿族崛起於十六世紀末，是以建州女真為主體，融合了東北地區諸部女真、蒙古、漢人、朝鮮等族群而形成的新興民族。初無文字，與周邊民族往來移文，除了與明廷使用漢文外，主要使用蒙古文字。這種說滿洲語寫蒙古字的現象，當然不能因應快速興起的滿族社會，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二月，清太祖努爾



馮明珠



新出版的《滿文原檔》

哈齊下令以蒙古古文為基礎創製滿文，稱為無圈點老滿文；八年以後一部以老滿文為主要載體的檔案便開始形成，這就是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院藏）的「滿文原檔」。

「滿文原檔」共四十冊，

檔案封面並未題名，乾隆年間整理重鈔時也未特定稱謂，常將之稱為「檔子」、「無圈點檔」等。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日本大阪朝日新聞記者內藤虎次郎在瀋陽崇謨閣看見「滿文原檔」的鈔檔後，並將之發布，引起學界重視，陸續有人撰文介紹、翻譯、出版，日本學界將之稱為「滿文老檔」，然而並未形成共識，常見的稱謂另有「無圈點老檔」、「滿洲秘檔」、「滿文舊檔」、「老滿文原檔」和「舊滿洲檔」等；截至本書出版時，仍有不同的主張。本院圖書文獻處的同人，幾經考量與反覆討論，最後決定書名《滿文原檔》，原因有四：

(1) 「滿文原檔」是已知存世最早的一部滿文歷史文書，它以初創的無圈點老滿文為主要載體，開始記事於明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離

滿文初創僅有八年；九年以後清太祖努爾哈齊方始開國建元（天命元年，一六一六）。單就這兩個時間點，便已道盡這部歷史文書對滿族而言的原始性。

(2) 清史學界公認這部記錄滿族入關前的歷史文書，保存了檔案的原生性，全然未經後代史官的修飾、隱晦、增刪、改寫、編輯等斧鑿痕跡。

(3) 希望與乾隆年間所有根據「滿文原檔」整理、重鈔或新編的本子有所區別；強調本院所藏的「滿文原檔」，是入關以前便已存在的原始檔案，與乾隆年間的重鈔本大為不同。

(4) 這次出版是根據原檔重新攝製微片轉檔印製，並非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本院出版的《舊滿洲檔》之再版。

總之，《滿文原檔》的「原」字，是強調檔案的原生性，這次出版也以「存真」為原則，保存檔案原貌，不作任何修飾，檔案中任何注記、編號、斑點、裝訂穿洞等均不抹去，並盡可能地顯現檔案用紙背面的載體以及原檔中已被記事史官刪除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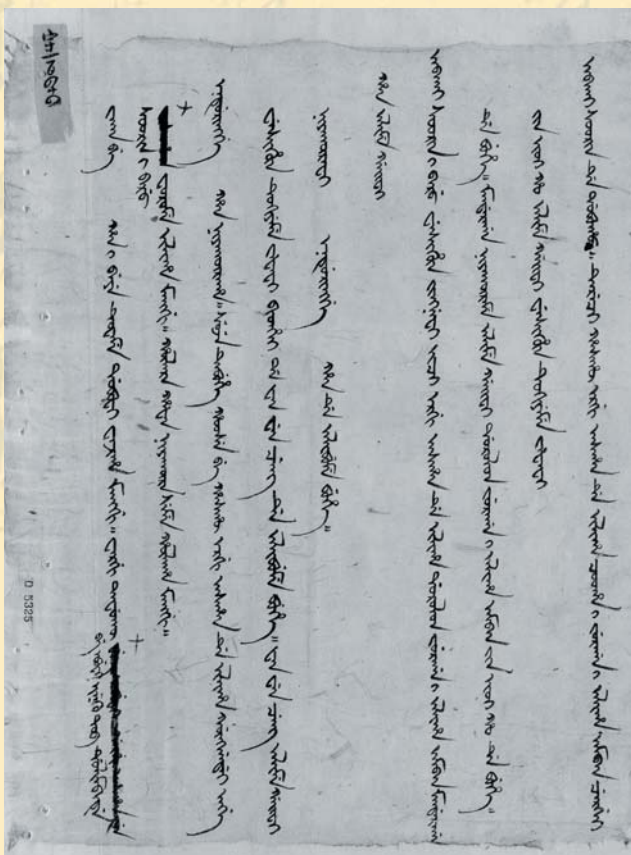
貳、價值

談到「滿文原檔」的價值，可分兩方面說明，一是滿族崛起最早的一手史料，一是滿文發展的原始記錄，略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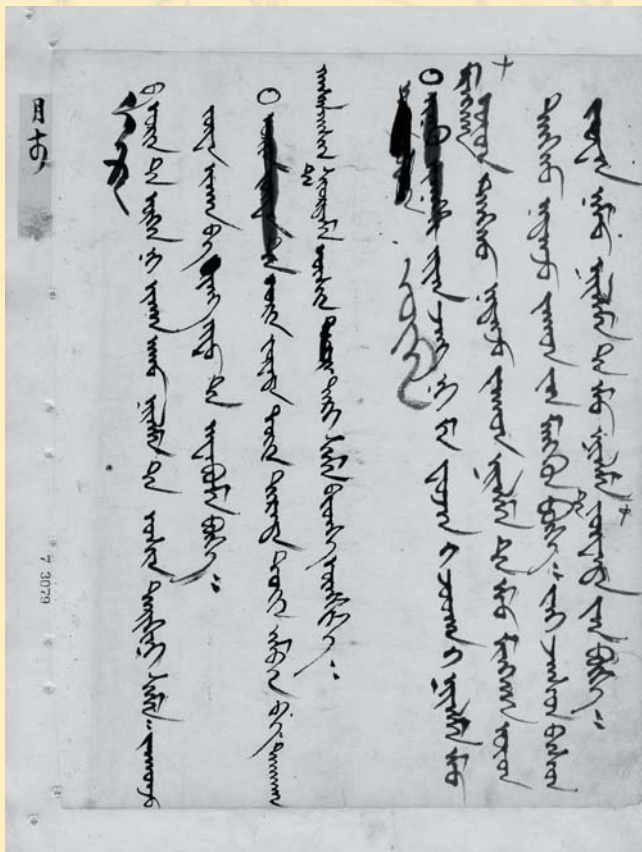
「滿文原檔」形成時間距今近四百年，始於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天命前九年，一六〇七），終於清太宗崇德元年（一六二六），記載了清朝開國君主努爾哈齊與皇太極兩朝近三十年的滿洲史事，內容翔實可靠，保留了受漢文化影響前的滿族特色，是探討滿族崛起、滿語演變、八旗制度、入關前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重要文獻。史官秉筆直書，未作隱諱刪節，其中不少內容與《清實錄》等官書相較，可見後者省而未載、或略而不詳、甚或改寫過的痕跡。再者，滿文脫胎自蒙文，揉合了蒙文書法，反映了

起、滿語演變、八旗制度、入關前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重要文獻。史官秉筆直書，未作隱諱刪節，其中不少內容與《清實錄》等官書相較，可見後者省而未載、或略而不詳、甚或改寫過的痕跡。再者，滿文脫胎自蒙文，揉合了蒙文書法，反映了

滿族與蒙古的密切關係。原檔大量利用明遼東地方衙門的公文用紙和高麗箋紙，並收錄有當時滿漢文對譯文件，說明了滿族崛起之際與明朝政府的關係。論者評曰：「滿文原檔」是現存最原始、最有系統、最詳盡、最珍貴的清太祖、太宗時期編年體史料長編。



千字文編號：字字第一百四十四號新滿文



千字文編號：月字第十四號老滿文

再者，「滿文原檔」以無圈點老滿文開始記事，呈現的句型簡短而口語化，結構不嚴謹，語法不規範，語詞不敷應用等，都說明初創的老滿文不夠周延，借用的蒙古字母也未能充分表達滿語，於是清太宗皇太極於天聰六年（一六三二）下令改革了老滿文，在字旁加

上圈點，增加了一些新字母，使滿文更臻完善，這便是加圈點的新滿文。院藏「滿文原檔」記事終於崇德元年（一六三六），離新滿文的出現僅有三年多，檔案中不但出現加圈點新滿文，並夾雜了蒙文與漢文，完整記錄了滿文從創製、過渡到革新而臻於完善等各階段的

發展歷程，是研究滿洲語文最直接的資料。

參、清高宗的整理與重鈔

「滿文原檔」原藏於盛京，其後隨著清朝入關，移貯於內閣大庫，到了乾隆年間，已少有人認識無圈點老滿文了。針對這個現象，清高宗於乾隆六年（一七四一）七月二十七日，下了一道滿文上諭，說道：「無圈點字，原是滿文之本，今若不編製成書貯藏，日後失據，人將不知滿文肇端於無圈點字。」遂令大學士鄂爾泰、徐元夢從內閣大庫中取出原檔，詳加閱覽，除可認識的字外，其有與新滿文字體不同及難於辨識者，全部檢出，以加圈點新滿文附注，按十二字頭順序排列，編成《無圈點字書》，以傳後世。這部《無圈點字書》是根據「滿文原檔」編輯成的辭典類工具書，並非



原檔。與此同時，清高宗因原檔殘舊，遂重新裱修，裝訂成三十七冊，其中三十六冊以千字文順序編號，以備稽考，這便是院藏「滿文原檔」中有千字文編號檔冊的由來。

清高宗對「滿文原檔」第二次整理是在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命大學士舒赫德為總裁，開始重鈔原檔。重鈔前先以時為序，將原檔分段、分冊編排，再分別以無圈點老滿文及當時通行的新滿文繕寫為兩部，各裝訂為二十六函，一百八十冊，封面分別以老滿文與新滿文簽注《無圈點字檔子》及《加圈點字檔子》。這兩部重鈔本，均用無格宣紙書寫，書法較草，故稱「草寫本」。繼以草寫本為藍本，以楷書謄寫在朱絲欄紙上，裱以黃綾冊衣、函套裝潢，俗稱「正寫本」或「大黃綾本」；又因藏於北京宮中，故通稱「北京本」。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清高宗再令按「大黃綾本」重鈔《無圈點字檔子》與《加圈點字檔子》各一部，尺寸略小，仍以朱絲欄紙書寫，黃綾裝潢，俗稱「副本」或「小黃綾本」，藏於盛京宮中崇謨閣，通稱「盛京本」。

總計乾隆年間整理重鈔的本子共六部，分別為：

《無圈點字檔子》、《加圈點字檔子》（草寫本·乾隆四十年，現藏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無圈點字檔子》、《加圈點字檔子》（正寫本、大黃綾本、北京本，乾隆四十年，現藏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無圈點字檔子》、《加圈點字檔子》（副本、小黃綾本、盛京本，乾隆四十三年，現藏瀋陽遼寧省檔案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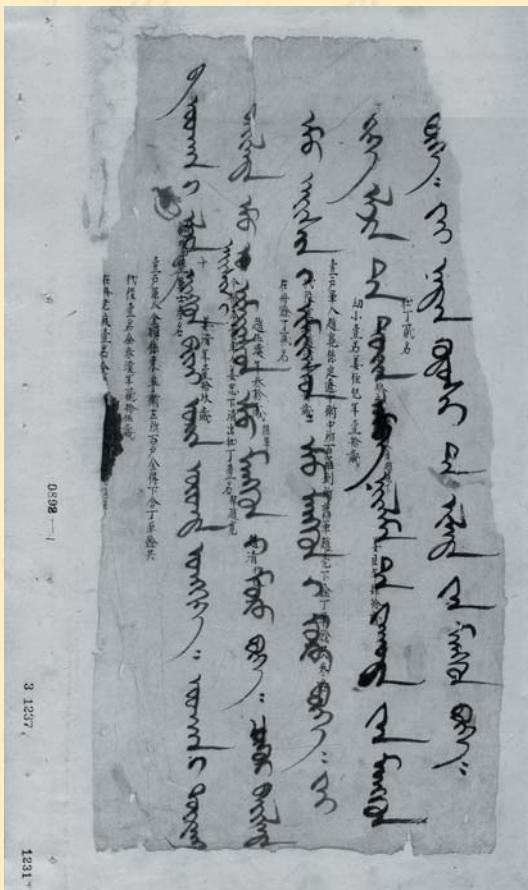
這六部《檔子》雖依據「滿文原檔」重鈔整編，但已面

目全非；若依據檔案學的理論，經過整理、分冊、編輯、重鈔、釋注的檔案已成爲文獻，失去了檔案的原生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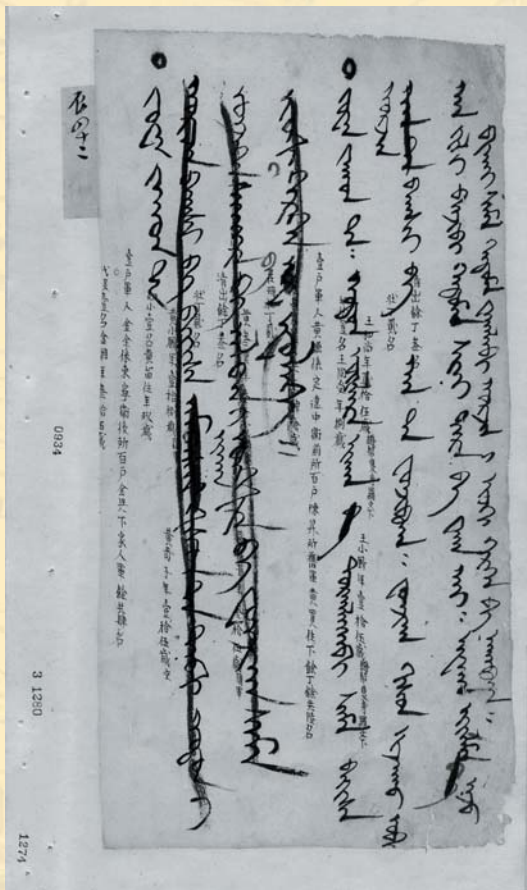
再者，乾隆年間發現整理的「滿文原檔」共三十七冊，因此上列清高宗整理重繕的六個本子，都是三十七冊本。本院所藏爲四十冊，除乾隆年間發現的三十七冊外，另有三冊是在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整理內閣大庫殘檔時新發現的；這三冊檔案未經高宗裝裱編號，然其字體與記事體裁，與已裝裱的三十七冊大致相同，故歸入原檔並依序編號爲：滿附一、滿附二、滿附三，成四十冊，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播遷來臺，即院藏的「滿文原檔」。

肆、重現、翻譯與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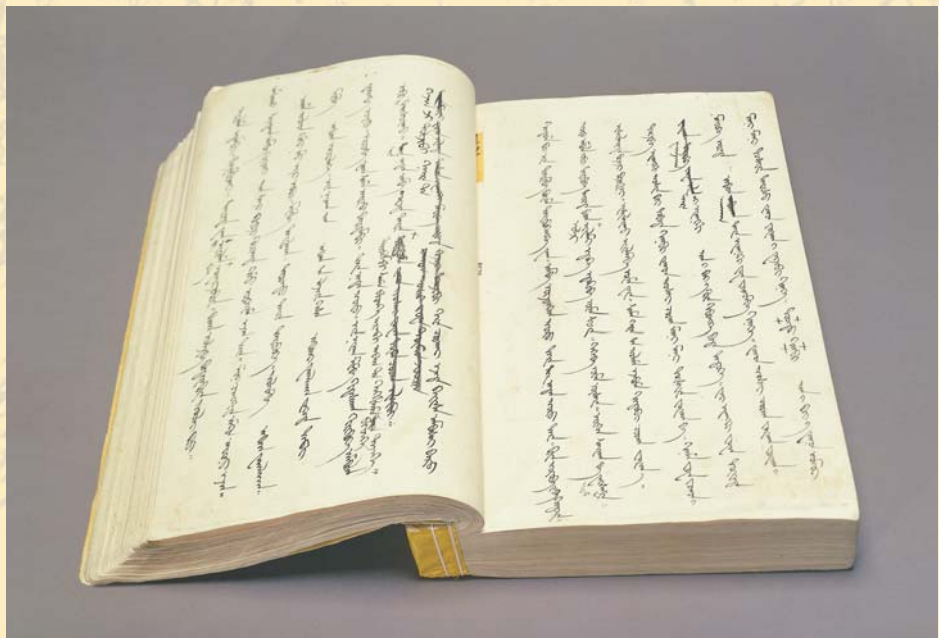
「滿文原檔」經過乾隆年



辰字檔，利用公文紙正面書寫老滿文



辰字檔，利用公文紙正面書寫老滿文，刪線可辨識



辰字檔

縱55.2公分 橫32公分 厚8公分

間整理、裝裱、重鈔、編輯
後，原檔及六部新編檔子復又

祕藏深宮大內，沉寂百餘年，
無人問津，直到清末民初，才

又重現民間，陸續爲人發現、
整理、介述、翻譯、出版，依
序略述如下：

內藤虎次郎與「盛京本」的
發現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
五），日本記者內藤虎次郎首先
在瀋陽宮中崇謨閣發現了「盛
京本」《無圈點字檔子》與《加
圈點字檔子》。宣統三年（一九
一一），內藤虎次郎與羽田亨再
度到達瀋陽，以晒藍方法將
「盛京本」複製了一份，計四千
多張，帶回日本，並撰寫專文
《清朝開國期的史料》，公開發
表了這批文獻，並稱之爲「滿
文老檔」。

金梁與《滿洲老檔秘錄》、
《滿洲秘檔》、《漢譯滿洲老檔
拾零》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清
末進士金梁招聘人員，將瀋陽
故宮崇謨閣「盛京本」部分內

容翻譯出版，題名《滿洲老檔秘錄》，簡稱《滿洲秘檔》；部分內容在《故宮周刊》連載，題名《漢譯滿洲老檔拾零》。

日文譯本《滿文老檔》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日本語言學者藤岡勝二將內藤虎次郎複印回日本的「盛京本」部分譯成日文，影印出版，書名題為《滿文老檔》，這是日本學者對「盛京本」最早的譯述。

民國四十四年至五十五年間（一九五五～一九六六），日本東洋文庫組織了「滿文老檔研究會」，前後十年間，再度將「盛京本」全部譯成日文，並以羅馬拼音轉寫全文，分七冊出版，其中太祖朝三冊，太宗朝四冊，書名仍為《滿文老檔》。以上所有發現、出版、譯述都是根據三十七冊「盛京本」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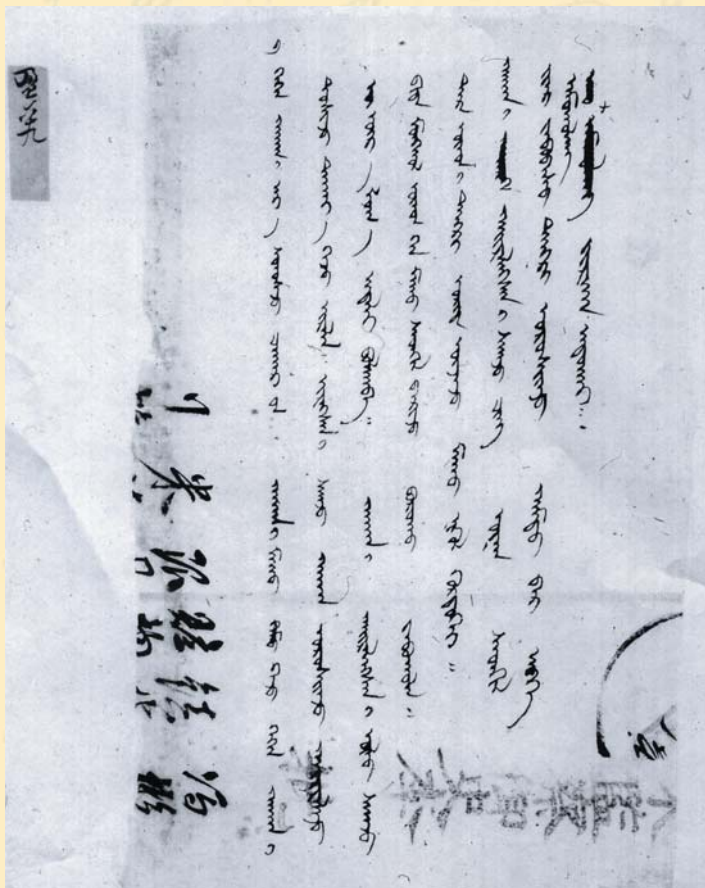
本院出版《舊滿洲檔》

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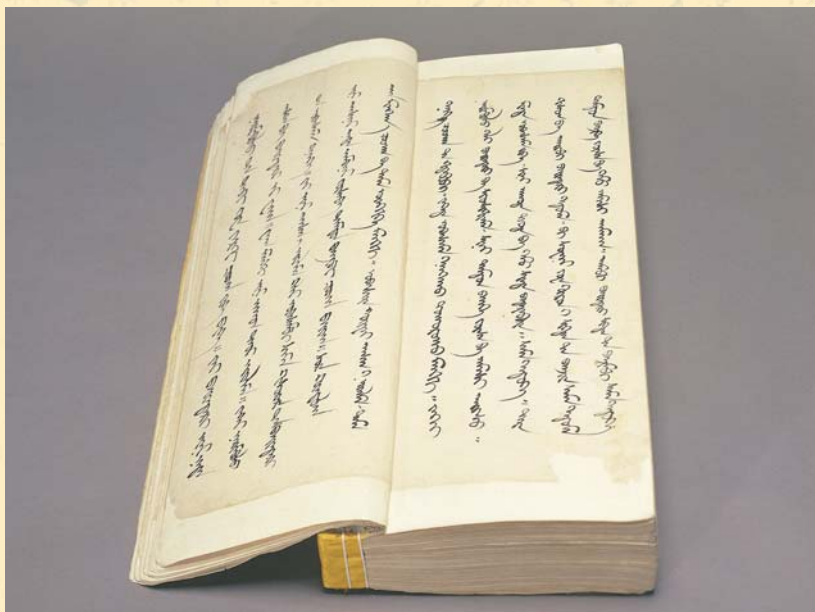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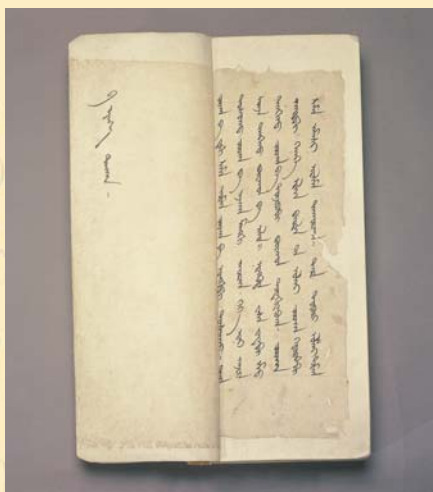
故宮博物院在臺北外雙溪復院，並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併改組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設置圖書文獻處，即著手開箱整理播運來臺的二〇四箱清代檔

案，發現四十冊《滿文原檔》

已遷運來臺，引起了各方矚目。由於這四十冊是原檔，絕非乾隆朝整理重鈔的六種本子所能比擬，遂決定將這存世孤本付梓，全數影印出版，定名《舊滿洲檔》，於民國五十八年



盈字檔，利用公文紙正面書寫蒙古文



荒字檔

縱55公分 橫22.7公分 厚6公分

滿文兩種文體所記的檔案。」可惜這次出版，因執行印刷工作者不懂滿文，竟將部分滿文圈點字畫誤作汗點，而善意的將之修版刪除，故宮執事者又未及仔細以原檔校對，待出版後方始發現，為時晚矣。最後在各方批評聲中，決定將《舊滿洲檔》全面停止銷售。

《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

民國五十九、六十年間（一九七〇～一九七一），當時在國立臺灣大學教授滿文的錫伯族國大代表廣祿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學智合作，以漢文與羅馬拼音譯注太祖朝「荒字檔」與「晟字檔」，出版了兩冊《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

《舊滿洲檔·天聰九年》

《舊滿洲檔》出版後，日本東洋文庫即針對第九冊，原檔「滿附第三冊」進行翻譯，

（一九六九）出版，以饗學林。

在出版序言《舊滿洲檔》述略》

中，陳捷先教授談到命名為

《舊滿洲檔》的來由：「用《舊

滿洲檔》來命名這批檔案，實際

上是從清高宗上諭裡得來的靈

感，主要是相信這個名稱既可

以分別舊檔與乾隆重鈔本在時

間上有先後，同時也可以包含

早期滿洲在關外用老滿文與新

於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出版日譯本《舊滿洲檔·天聰九年》上下兩冊。

《舊滿洲檔譯注·清太宗朝》

本院同人張葳等，亦於民國六十六（一九七七）、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完成《舊滿洲檔》第六、七兩冊的羅馬拼音與譯漢工作，出版《舊滿洲檔譯注·清太宗朝》（一）、（二）兩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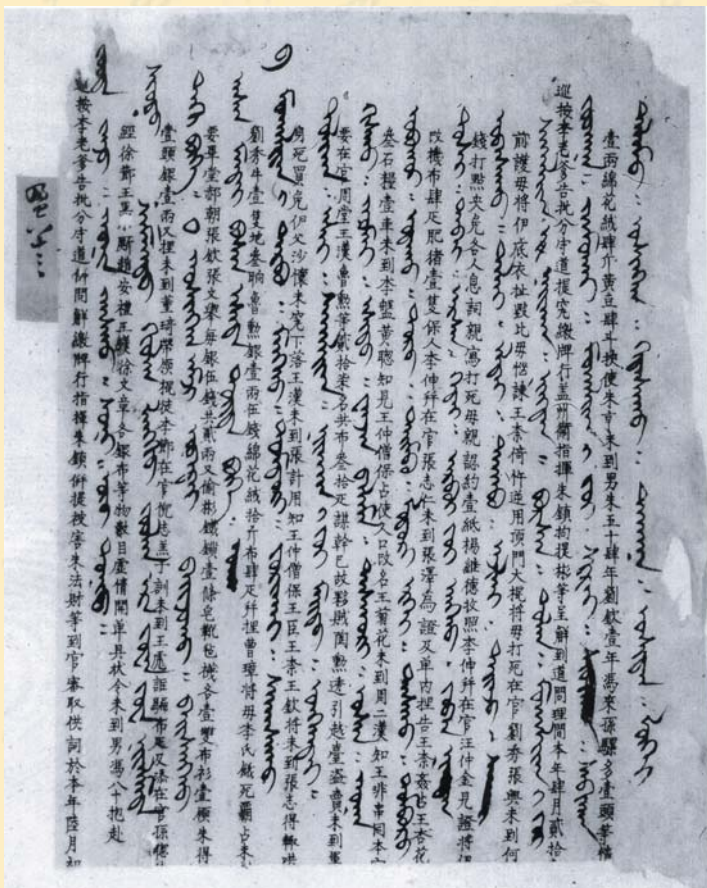
譯漢本《滿文老檔》

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根據乾隆朝重鈔的「北京本」（三十七冊）譯注成漢文，命名為《滿文老檔》，分上下兩冊，由中華書局出版。

以上是二十世紀八十五年間（一九〇五）—一九九〇）「滿文原檔」及乾隆朝重鈔本的再

現與出版情形，從其不斷被專文介紹、翻譯出版，說明了清史學界對這部檔冊的需求與重視，其中本院所藏四十冊原檔，更為學界所迫切期待，經常有學者與研究機構向圖書文獻處索書求售，早有意將之重

新付印出版。今年（民國九十四年，二〇〇五）適逢故宮建院八十週年，也正是瀋陽崇謨閣「盛京本」發現的一百年，圖書文獻處遂提報了重新出版「滿文原檔」計畫，獲得石守謙院長欣然同意，讓這部滿族入



盈字檔，利用公文紙正面書寫老滿文



寒字檔，滿漢文對譯

關前便已存在的原檔，得以嶄新而又不失真的面貌再度出版問世，為國際新清史的研究貢獻一份心力。

伍、《滿文原檔》出版紀實

鑑於出版《舊滿洲檔》的慘痛經驗，這次出版《滿文原檔》是以「存真重現原檔」為最高原則。然，四十冊原檔，

五千多頁，大小、長寬、厚薄尺寸都不一樣，大者寬四七·八公分、高一·四公分、厚二·八公分，小者寬二四·二公分、高三六·六公分、厚〇·三公分，厚者寬四四·二公分、高三八·八公分、厚一三·三公分，各冊參差錯落，極不規範，我們曾以A4、B4、菊八開試排，均不理想，特別是若將版面大者縮排，原檔上墨色較淡或較小的字型圈點，將無法清晰呈現，最後決定採用A3版面，讀者翻閱或擱置書架可能嫌大而有些不便，但在存真的訴求下，只好作此選擇；

為了控制書的售價，採取了黑白印刷。

再者，原檔並無目次，為方便讀者查閱，我們特別參考東洋文庫日譯本《滿文老檔》（盛京本）、日譯本《舊滿洲檔·天聰九年》上下兩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漢譯本《滿

文老檔》（北京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之《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等，為《滿文原檔》編輯「以年繫月」目次，並依明神宗萬曆、清太祖天命、清太宗天聰、崇德之先後為序，將四十冊原檔分成十冊出版，其中有少數時間錯置與無年月者，仍依其原檔冊中位置先後排定，檔冊中之空白頁，編輯時則予以去除。每冊各有其目次，並合輯總目置於第十冊，以為總覽。十冊所含原檔冊千字文等編號如次：

第一冊：荒字、辰字；

第二冊：張字；

第三冊：來字、辰字、列字、

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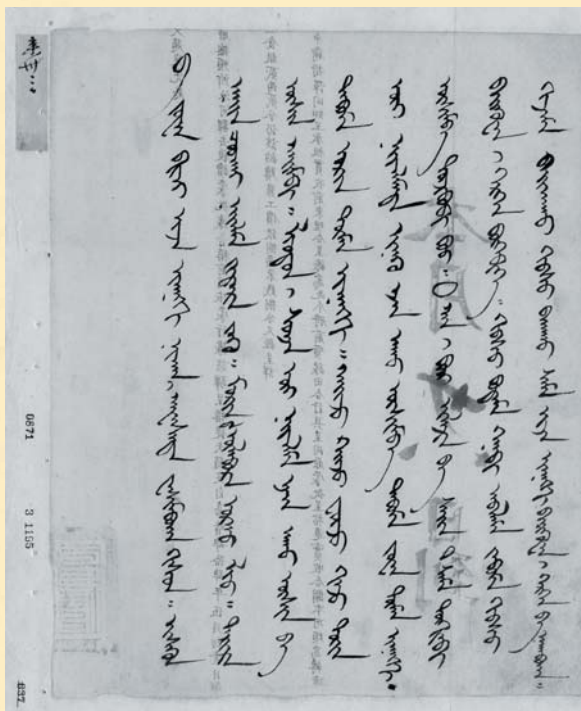
第四冊：盈字、寒字、收字、

黃字；

第五冊：宙字、滿附一、洪

字、藏字、往字、宿字、露字、致字、無

編號殘檔；



來字檔，利用公文紙背面書寫老滿文

- 第六冊：天字、歲字、閏字、陽字、秋字、調字；
 - 第七冊：月字、雨字、雲字、騰字、呂字、暑字、餘字、律字；
 - 第八冊：成字、地字、滿附二；
 - 第九冊：滿附三；
 - 第十冊：日字、字字。
- 總之，在「存真」的要求

下，經過一次又一次反覆以原檔逐頁仔細校對，負責編目、校對者，非但通滿文，且要求嚴格，期能將檔案中各層次所有痕跡一一呈現。例如，寫在原檔紙背的字跡、被原記錄人以墨筆槓去的記載，以及墨色極淡、字跡較小的字體等，只要在原檔中浮現，製版時必令其存真呈現。再者，現代電腦

出版技術雖高，但我們卻不用於美化版面上，部分檔冊紙張老化，轉檔製版時略呈灰暗，也未採用電腦科技修版，因為一旦追求美觀將暗轉亮，一些較淡的圈點便會失落。

「滿文原檔」形成於十七世紀，歷經十八世紀清宮內廷的整理與重鈔，沉寂一百多年後，於二十世紀初再度被發現，引起學界爭相譯著出版，至今又百年矣。國立故宮博物院為慶賀建院八十週年，讓這部歷經四百年歲月的檔案，以

清晰完整的原貌公諸於世，並列為八十院慶第一部出版品，足證其重要性。

陸、結語

滿學 (Manchology) 是近年來國際新興的一門學科，強調以滿文從事滿族研究，範圍包括歷史、語言、文化、社會和八旗制度等，這也是新清史的研究趨勢。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自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成立以來，即努力整理、出版與研究所藏的清代檔案，近年來更推動檔案數位化與滿、藏文教學，冀對清史研究略盡綿薄之力；在國際滿學日益昌盛之際，出版《滿文原檔》，無疑是為這門學科挹注了一股動力。正是：多少龍興事，盡藏原檔中。其中的蘊涵，仍待讀者努力發掘。